

卅
年
音
話
集

話 童 本 日

集話童界世



集 一 第 冊 二 第

錄 目

-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七 | 六 | 五 | 四 | 三 | 二 | 一 |
| 三
個
農
夫 | 主
席
法
官 | 先
生
的
墳
墓 | 鳥
屋 | 小
鳥
的
領
導
者 | 狐
狸
的
同
情 | 山
中
的
玩
具 |

介之余者閱校 珩侍韓者譯編

行 印 局 書 東 大 海 上

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

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
世界兒童日本童話 (二)

◀ 角一洋大價實冊每 ▶

(費匯費郵加酌原外)

編譯者 韓 侍 珩

校閱者 余 之 介

發行人 沈 駿 聲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發行所
上海四馬路 大東書局



韓侍珩編譯
余之介校閱

世界童話集

日本童話

第一集
第二冊

要 提 容 內

- (1) 山中有些什麼玩具？
- (2) 這些玩具是怎樣做法？
- (3) 狐狸是怎樣的做人？
- (4) 小鳥的領導是怎樣做法？
- (5) 鳥屋是什麼東西？
- (6) 鳥屋是怎樣建造的？
- (7) 大島先生是怎麼樣的人？
- (8) 大島先生的墳墓是怎樣的？
- (9) 主席法官究竟是那一個？
- (10) 平校長做人是怎樣的？
- (11) 有島所長做事是怎樣的？
- (12) 三個農夫在山下拾到什麼？
- (13) 三個農夫後來怎樣？
- (14) 朝太郎後來怎樣？

世界童話集

日本童話 第二冊

一 山中的玩具

像我那樣年小的時光，養育在一個小山裏，從沒有買玩具的機會。縱使希望要買，也沒有買的地方。

我一想要玩具，我便去尋找院子後竹林的竹子，麥田裏的乾麥藁，和老人家菜園裏拿來的茄子和南瓜。

老人家從菜園裏拿來的茄子，把那茄子的梗送給了我。我把那茄梗夾住在兩脚的大姆指間，脚尖支起來向前走，快活得像穿着小鞋子似的。

他又把南瓜的梗子給我，而且告訴我：

「請看，我的梗多麼硬，完全像竹根子似的。你把這拿到你哥哥那裏去，讓他給你在裏面彫刻一樣東西。雕好了，你把它襯在紙上印。會顯出很有趣的形象。」

我到院子後竹林去尋來的竹筍。竹子對我說過：可以把竹筍做個小桶。

我又把那裂開的細竹子也拿來。把那根細竹削了，穿在竹筍做的小桶上，可以當桶樑提起來，可以去打水。我走到外院的梨樹和山茶樹下，在那裏造成一條小河的形狀；收集來的砂和土堆在兩邊，向中間一行倒進水去。水從小桶去提來，這條小河的河水，便從小桶提來的水造成的。

我又當麥田方熟的時候，去討些麥桿子，麥子就把他的穗頭上方

的細麥蘖，和他中部的粗麥蘖，給了我。我問道：

「這不是黃色的麥蘖嗎？有什麼用處呢？」麥子回答我

「不，黃色比青色還要好，因為我是越熟了越結實的。你在細蘖的頭上輕輕地折一下，——要小心，不然就要折斷了。——再在粗蘖的梗節下邊，你用手指輕輕裂開一寸大，——也要小心，不然要全部裂開了。——這樣做完了以後，你就把那細蘖插向那粗蘖梗節的裂開地方，那豈不是成一個很好玩的東西嗎？」

果然，照着它的話做起來，實在是一個小孩的玩具。每一從下面拉着那細麥蘖，麥的穗頭好像在搖動着招呼說：「今天好啊，今天好啊！」

我知道我的種種的玩具，在田地裏也有，山野裏也有。從竹林取

來的青竹筍。從麥田取來的黃麥蘗，用它們造成種種玩具，是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慰快。

在田地的角上，像掛着提燈似的酸漿樹，我去向他討些果實，他給了我，且教我把核子取出來，用舊筆管吹着玩。在筆管的頭，裂開幾道紋，彎成一個喇叭筒的形狀，在這個口上面，放下那個像珠子似地澎漲起來的酸漿果，於是再從下面一吹，那個輕輕的酸漿果，便滾動起來，像飛舞一般，真的，自己創造的玩具，是多麼好玩有趣啊！

二 狐狸的同情

虎和羊有一個時候吵起架來了。狐狸捧着肚子，哈哈大笑。

虎便對狐狸問道

「狐狸，狐狸，你有什麼事這樣可笑呢？」

「大王，我因為『羊』那個傢伙太傻了，所以發笑。他們一天一天地活下去，不全是王大的恩情麼？而他們並不知恩，還要和大王反目，真是太不自量了。」

「是的，真是這樣。我直到如今真不知怎樣終愛那些羊，可是他們因為一點事，便來反抗我，實在太不懂事了。」

「大王的憤怒，我是很能理解的。」

「是的，你當然是很能理解。你總是我的朋友。」

羊對着狐狸問了。

「狐狸先生，狐狸先生，你為什麼這樣地發笑呢？」

「我笑那個『虎』太不懂情理了。平生總說他是你們的朋友，而現

在作出這樣無聊的事情來，所以我笑的。但是羊先生，現在是「虎」的全盛時代呀，和他反目不是太不上算麼？對於那種不懂理的東西，只有盡力周旋他就算了。生活是大事體呀！」

「這話是真的。實在講，我們是不願吵架的，逼到那步田地，便也非這樣舉動不可了。」

「實在是這樣。我很能理解你們的柔和的性質。」

「您真是能夠理解我們的。您終是我們的朋友。」羊羣流着淚這樣感謝狐狸了。

狐狸打了一個大欠伸，跳到外邊去了。

三 小鳥的領導者

一羣羣的小鳥從山上飛過。許許多多的小鳥形狀，實在不能完全認識牠。

鷦鷯，鷽子鳥，深山鳥，頰白鳥，山雀，四十雀——簡直那種類是數不盡的多。那種紅脚的，翅膀上帶着藍斑痕的斑雀，也雜在許多鳥類中，來採吃它所喜歡的榎樹的果實。

木曾山據說是小鳥的通行的路徑，在每天早晨，天快要亮的時候，有驚人似的一羣羣的小鳥，從木曾山上飛過。其中成羣最多的飛過去，是鷽鳥和鷽鳥。

這些小鳥的隊伍，必定有一只小鳥，在它們隊伍前頭引着。這就是叫「天空的領導者。」許多隨着隊伍步行的小鳥，要聽這個領導者指揮的。假若這個領導者，是走錯了方向，碰着敵人的羅網時候，那麼

後隨着許多小鳥全同樣的投入敵人羅網了。

「噲，大家都準備好了嗎？」那個小鳥的領導者這樣說了以後，便飛在許多鳥的前頭指揮着，領導他的隊伍對着方向出發了。

四 鳥屋

這個鳥屋，是因爲要捕小鳥而造的小屋；也可說是小鳥的網牢。

在四周都是山圍着的地方，建築起一座小屋；在小屋的頂上蓋着綠樹葉子，好使那在空中飛行的小鳥不看到；在那個小屋的周圍，用細而堅固的絲，編成兩三個鳥網張着；在網頂高高的竹竿上，掛着鳥籠；在那個鳥籠裏，飼養着一隻有趣的囫鳥。每逢小鳥的隊伍飛過這裏的時候，他便發出很好聽的聲音說：

「我說，我說，鵜先生！」

這隻囹鳥的呼出的聲音，一到春天到了，便會叫起來，它的呼聲可以直衝上天空，聽見了這種的聲音，就會被他麻醉着。往往小鳥的領導者，被這聲音所誘惑，便掉了下來；同時隨着小鳥的隊伍，就一起跟着從空中掉下來。

小鳥被誘下來，必會受了一陣驚慌。因為從旁飛來的淡黑色東西，還有一隻發着像大鷹的翅膀的聲音的東西，互相在驚嚇他。

有一次，小鳥的領導者剛剛碰着這個鳥屋，他很靈敏的叫：「呀，這可了不得。」可是已經被捕進那張開的網牢裏去了。被鳥屋捕去的小鳥，常是這樣被誘入網牢裏的。那從旁邊飛出來的淡黑色的東西，是鳥屋裏的人們揮着的竹竿子頭上的一條布；那發着像大鷹的翅膀

的聲音東西，是那些拿着竹竿子的人，嘴裏做出的一種聲音。

聽說這種鳥屋，一天可以捕到六十隻或七十隻的小鳥。這個捕小鳥的時候，正是梅雨當令的時節，村中的小孩，已經穿上夾衣服了。

五 先生的墳墓

我們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先生的墳墓，是在市外很寂寞的土岡上。這個墓地因為是新建的，所以很少大的樹木，但是中間還植着很好的小灌木，生着光滑的青苔草。天晴的時候，日光反射，在那墓地的一角，我們的非常可愛的先生，靜靜地在裏面睡眠着。

我每逢到上先生的墳去，便回憶起關於先生的種種可喜和可悲的事。我們的先生的名字，叫做大島良太郎。他是長瘦的身材，細白的

面孔，他的眼睛能給人以很柔和的感覺的。就是現在，我們假使一閉上眼，還想起先生的形像來，且清楚地回憶起，先生活着時候的動作表示和聲音的調子。

大島先生最初到我們的學校來，是當我們正在普通科三年級的時候。先生是生在離着我們的鎮市很遠的村子裏。據有一個人說，先生在未入師範學校的時候，他是在某鎮上裁判所當夫役。像這樣的事，對於我們孩子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；然而無論我們那一個人，聽到這樣的傳說，很奇怪地刺激着了。

先生到我們學校裏來的日子，是十一月五日，是在下過初雪不久的時候。在學校的各處，黃白色的菊花，已經散亂了。大島先生那一天穿着白花布的衣服，在門道上一個人站着，看我們排成隊伍從臺階

上下來。當時我們一點都不知道的。第二天我們方一集會到預備室來，大島先生的瘦長的模樣已經站在預備室的門口，什麼話也不講，只是兩三次地拿着點名簿，呼着我們的名字點下去。到這時我們才知道他是我們的教課的教師了。但是我還記得，從我看見這一位先生的那一瞬間，不知怎地便感到一種敬愛的心情。

大島先生最初給我們教課的那一天，就是到現在我也不會忘的。大島先生沈默着站在講壇上，望着我們的臉，可是突然用細長的手指拿起一支粉筆，在黑板上，畫了一個大圓圈。於是露出很認真的臉色問着我們說：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這時我們只是笑，沒有一個人肯舉手。於是他很和善地問那坐在